

JUEBU RIYE JIZHE GEREN DE ENYUAN  
——鲁迅与郭沫若个人恩恩怨怨透视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华盖集续篇》是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流的斗争记录；那么，《三闲集》则是鲁迅与创造社成仿吾几个的战斗记录。鲁迅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结束较早，而和创造社的战斗则一直持续到生命最后一息。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题记》中说：“我对于‘创造’的斗争，到死方止。”

然而，鲁迅同郭沫若的恩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到了晚年，郭沫若仍然继续着，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再听郭沫若自己是怎么说的罢：他不止一次地“坦白招供”：“我不曾和鲁迅见过面，但我和他的朋友都觉得很奇怪，‘五四’前后，鲁迅在国内时不在日本‘不归’，回国后也不在上海‘不露面’。……鲁迅在《呐喊》发表以后，就离开广州去到武汉了。关于这层，鲁迅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过。”（《郭沫若全集·书信集》第1卷）

鲁迅在《呐喊》发表以前，已经离开广州去到武汉了。关于这层，鲁迅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过。鲁迅说：“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一致的。”（大意）“曾以笔墨相讥”也确实事实。鲁迅讥讽过我作“隐士”，“带着一副假正经”；我也讥讽过他那“朦胧的醉眼是玲珑的复眼”。鲁迅的讥讽人和骂人是很能抓到别人的痒痒处的，和好些人的随意的辱骂是无关痛痒者，全然不同。（郭沫若：《告鞭尸者》《郭沫若全集·羽书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文章里鲁迅生前曾经骂了我一辈子，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可见，恩怨是存在的。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要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比较进步的知见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迭克服的文学的行帮和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

# 决不日夜记着 个人的恩怨

JUEBU RIYE JIZHE GEREN DE ENYUAN  
——鲁迅与郭沫若个人恩恩怨怨透视

王锦厚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与郭沫若个人恩恩怨怨  
透视 / 王锦厚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9-01884-9

I. ①决… II. ①王…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  
研究 ②郭沫若(1892~1978)—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812 号

##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鲁迅与郭沫若个人恩恩怨怨透视

JUEBU RIYE JIZHE GEREN DE ENYUAN

王锦厚 著

---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杨希之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21.75 字数：363 千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884-9

定价：38.5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鲁迅五十岁生辰照



抗战初期的郭沫若



慣于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鬻  
有縑夢裏依稀  
慈母淚城頭  
紅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邊覓小詩  
吟罷低眉氣  
寫盡月光明如水  
照燭衣

十年春作錄呈

李市兄教正

魯迅



1933年2月7—8日，为纪念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遇害，鲁迅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此即文中诗：“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  
鬓有丝  
老妻依榻  
头空时  
大王旗  
尽日  
吹白  
刀丛  
更无  
吟霜  
低眉  
气  
高  
处  
日  
走  
如  
水  
照  
酒  
衣

鲁迅将《惯于长夜过春时》诗中的“刀边”改为“刀丛”。此为修改稿。

歸國志發 用魯迅韻  
 子步韵  
 法海投筆 日漸時為婦  
 拋離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  
 淚血共三宿 見推推形將  
 碎骨埋無處 哭吟情謝然  
 訪問多故人 多端屬同心  
 總一戒歎

郭沫若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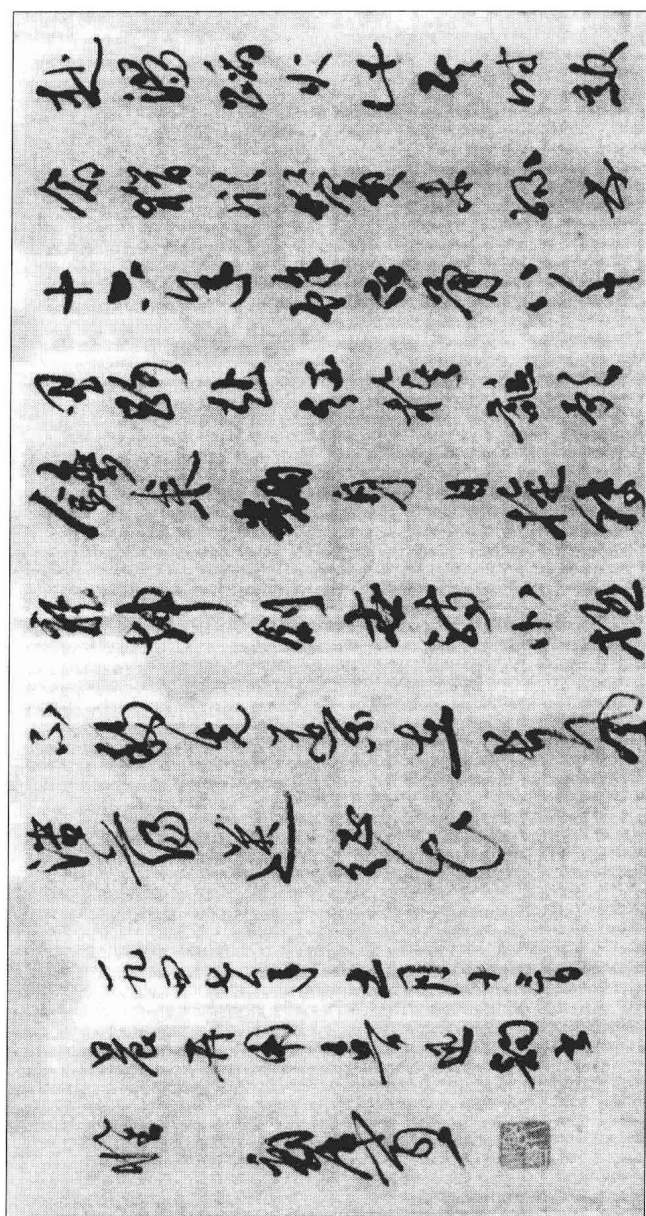
郭沫若在鲁迅精神感召下归国抗日,1937年7月27日在船上步鲁迅韵写成此诗抒怀,以后又两次步韵作诗抒怀,并书写。

不為投筆以聯何所賜能能編條去  
國。身伴流血空舟三宿見搖搖腰將折  
骨埋地及哭吐精血此心何事。人多  
此厚同心同德一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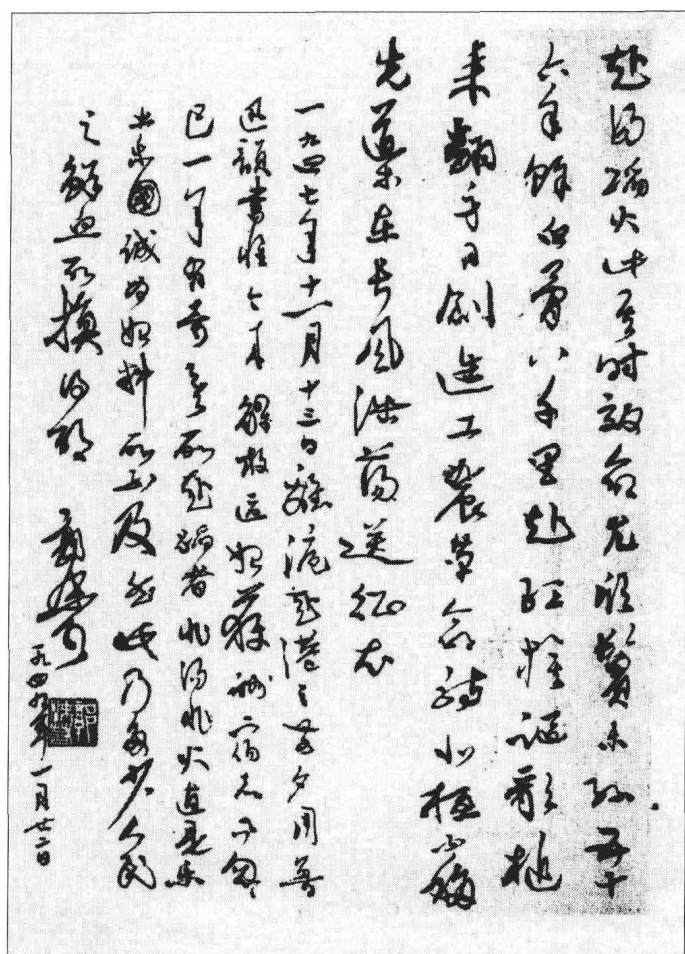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七月黃浦橋下黃張  
日寇侵華甚急月主乃集才冒險

回國此心誠哉





郭沫若多次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诗韵作诗抒怀，并书写。此为 1947 年 11 月 13 日所书。



1949年1月22日，郭沫若录一年前旧作《再用鲁迅韵书怀》：“赴汤蹈火此其时，效命尤欣鬓未丝。五十六年余白骨，八千里（路）赴红旗。讴歌槌来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他在跋中补记道：“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离沪赴港之前夕用鲁迅韵书怀，今来解放区始获酬宿志，而忽忽已一年有奇矣。所赴蹈者非汤非火，直是乐土乐国，诚为始料所不及，然此乃多少人民之鲜血换得耶？”热情讴歌了解放区的新气象。

# 目 录

- 001 开头 众说纷纭的鲁郭恩怨
  
- 015 第一章 “我们若不急挽狂澜”
- 016 第一节 “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
- 035 第二节 “杀开了”一条血路的“苦战恶斗”
- 035 “连环出马”战胡适
- 043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架”
- 068 投向语丝派的“爆击弹”
- 071 第三节 “黑旋风”的“板斧”砍向了《呐喊》
  
- 085 第二章 “鲁迅先生(竟)成了我们的敌人”
- 086 第一节 响起了“卷土重来时雄壮的鼙鼓”
- 105 第二节 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围攻”
- 106 创造社“挑起”了论战
- 110 鲁迅遭到“拼命围攻”
- 125 一定要停止论争
- 130 第三节 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
  
- 149 第三章 一桩无法解开心结的悬案
- 150 第一节 敬隐渔和郭沫若、罗曼·罗兰、鲁迅
- 150 敬隐渔和郭沫若
- 154 敬隐渔和罗曼·罗兰
- 163 敬隐渔和鲁迅
- 172 第二节 “一封信”的几次轩然大波
- 172 敬隐渔的质疑
- 177 增田涉的发难
- 182 许寿裳的争辩
- 185 第三节 也算有了一个“水落石出”
  
- 193 第四章 关于“才子+流氓”的考察
- 194 第一节 始终不愿揭穿那公开的“秘密”

- 210 第二节 一次讲演与一部大书
- 213 鲁迅说了“犯讳的话”
- 222 郭沫若的“严重抗议”
- 226 时人对“一瞥”和“发端”的评议
- 232 第三节 “流氓”，“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 247 第五章 “我们更应该加倍地认识鲁迅”
- 248 第一节 郭沫若“可以回来换换班了”
- 248 “那是我请他做的”
- 256 “我来做党的喇叭”
- 264 鲁迅的一次感慨
- 273 第二节 田军与郭沫若关于鲁迅之死的争论
- 289 第三节 “真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 311 结尾 千万别把鲁、郭研究拖入歧途
  
- 338 附录 敬隐渔简谱
  
- 345 后记

## 开头 众说纷纭的鲁郭恩怨



鲁迅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自他登上文坛,特别是他逝世后,更是成千上万的人学习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效法他的精神。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诬蔑他,诋毁他,歪曲他,反对他,但丝毫无损于他。到了他的生日、忌日,人们更是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追悼他,纪念他。

其实,对这些追悼、纪念,鲁迅早就有言在先。他曾慎重地写道:

GUO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尽管鲁迅作了这样慎重的“拜托”,并且在“遗嘱”中也交代了“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但国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和数不胜数的群众,出于对他的尊重、热爱,并没按照他的“拜托”办,“纪念会”照样开,且越来越隆重,“纪念册”照样出,且越出越多。然而,出席纪念会的,撰写纪念文的,几乎总是那么些“名人”。对此,郭沫若曾经提出自己的希望。他说:

鲁迅在逝世之前不久,有过几条类似的“遗嘱”,其中有两条是: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来了,大家又要做纪念文章,我自己也受了三处的催索。但文章实在不容易写出。

前几天遇见沈衡山先生,他也有同样的苦楚,说:“年年写同样的文章,实在是没有材料了。”

我也很知道,做些“关于纪念的事情”,并不必全在纪念被纪念者,而是在鼓励其他,说直率一些,就是一种宣传或示威。所以虽然鲁迅有那样的遗言,而战士们还是要“做纪念”,还是不能“忘记”。

然而做起文字来实在勉强,好些人都一样勉强,大都是“抱佛脚”式打油诗一首,“伟大”啦,“不朽”啦,“学习”啦,“韧性的战斗”啦,只消把“四”字改成“五”字,去年的文字便可以用到今年。

……

我很希望对于鲁迅确有研究的人,出来多多写些文章,遇着纪念日到来,请这样的人来作公开讲演,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平时毫不研究,偏偏成为纪念文写作专家,死者有知,鲁迅是会蹙额的吧。(郭沫若:《总是不能忘记》,《华商报》1941年11月21日)

几十年来,对鲁迅有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文章及专著也陆续问世,但也有一些自称“鲁学专家”的文字和专著,“造语惊人”,“胡说八道”,“既以自诩,又以卖钱”(鲁迅:《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致鲁迅逝世70周年的时候,朱学勤教授写了一篇“短板”,对这一现象表示了愤怒和蔑视。他说: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

LU

GUO

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决绝,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的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可歌可泣。(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这一席话,显然是对“密密麻麻”“爬满”在鲁迅“遗骸”上面“磕头作揖”,“谋取”“商业或学术利润”的“鲁学家”的蔑视。朱先生的话是否偏激了一点,暂且不论。

无论怎样谈论鲁迅,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绝对少不了的,那就是与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的恩恩怨怨。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怎样?有无恩怨?恩怨多深?影响如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难以逾越的门槛,也是无法